

天鹅岛上有座自由女神像

10

海外笔记



毕远月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世界上很少有哪座城市会像巴黎那样被夸得天花乱坠。可撇开那些关于巴黎的陈词滥调,真正的巴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?作者以巴黎人的眼光,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真实有趣的巴黎面貌。

[上期回顾]

巴黎最常见的面包是“长棍”(Baguette)。“长棍”不仅是面包,还是法国文化的象征符号。

许多巴黎人并不知道塞纳河上的天鹅岛是个什么去处。或者有人知道这个地方,却又叫不出它的名字。倒是有些喜欢“深度探索”的游客,为了去找那座竖在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像,歪打正着地上了一座小岛。其实,自由女神像就坐落在天鹅岛的最南端。从它背后丑陋的杰奈勒桥(Pont de Grenelle)就可下到天鹅岛上,转身钻过桥底就到了自由女神脚下。昔日法国人民为了表达对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民的热爱,送了他们一尊自由女神像。这座大雕像在纽约港安家后,一时间成为自由精神的象征,成为受压迫者心中的自由灯塔。法国人民在高兴了一阵子后忽然又有点惋惜:为何诞生了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和“博爱”精神的法国却没有一座自由女神像呢?这种情绪很快便被他们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亲戚们了解了。侨居美国的巴黎人社团于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做点什么。于是,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自筹资金,建了这座迷你版的自由女神像送给巴黎市,既填补了自由女神像在法国的空白,又表达了法侨的赤子之情。

天鹅岛自由女神像不论是造型还是比例都与纽约港的那座一模一样,只是个头仅有本尊的1/5。天鹅岛的最北端也竖立着一座雕像,它的规模比另一头的自由女神像小了不少。这座名为“文艺复兴的法兰西”的青铜雕像像在欧洲各地都能见到的圣女贞德像,但它那夸张的现代风格却不是法国人喜欢用来描绘贞德的手法。这座雕塑上的主角骑在一匹彪悍的烈马上,身躯做剧烈后仰状,手中一把弯曲的蛇形宝剑直指前方的艾菲尔铁塔,让人想起手举长矛直指大风车的唐·吉珂德。后来听说,这是一个丹麦人上世

纪30年代为法国创作的一件艺术品。而雕像底座上的题刻显示,雕像由著名的法国铸造师Alexis Rudier在巴黎铸造。顺便说一句,这座怪异“贞德”雕像所在地是一年四季里从塞纳河上眺望艾菲尔铁塔最好的位置,我自己每次经过这里,都会被塞纳河上开阔的风光所吸引,不自觉地驻足眺望一番。

“文艺复兴的法兰西”的背后竖立着跨越天鹅岛的另一座桥,比赫-哈克姆桥(Pont Bir-Hakeim)。这座跨越塞纳河的大铁桥建于20世纪初叶,桥分上下两层,桥身由四组造型优美的铸铁雕塑和新艺术风格的“吊灯”装饰着。如今巴黎的地铁6号线由桥顶通过,桥面则走车和行人。这座铁桥中间那条由铸铁立柱所构成的“长廊”是巴黎一道有名的城市风景。巴黎的婚纱摄影、广告摄影师无论什么季节都喜欢在这条“长廊”中取景。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等许多著名的“巴黎主题”电影里也都出现过这条“长廊”的美景。

全长850米的天鹅岛就夹在这一丑一美的两座桥和一大一小的两座雕像间。准确地说,小岛中间还有一座桥,那是巴黎C线“城铁”(RER)列车专用铁路桥,它在小岛上留下一处“涵洞”,算是岛上唯一的人工建筑物。每个周末我都带儿子去这个小岛上散步,每每至此他便蹒跚下脚,用细小的嗓门吼几声,为的是听一听“涵洞”里的回声。

天鹅岛的两岸是巴黎人口最密集的15区和16区。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,法国的建筑师们忽然突发奇想,决定对塞纳河沿岸固有的传统面貌进行一次革命,于是选了天鹅岛左岸的15区建了一堆大大小小的摩天楼。相对于此,右岸的16区似乎也不甘落后,这里的河岸上建

了一座外形如巨大储油罐的白色建筑与摩天大楼们遥相呼应。这座“储油罐”就是法国广播电台,号称“法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物”。这两年间“储油罐”一直在大修中。外墙上蒙着的遮着的“外衣”几经风吹雨打换了几身又千疮百孔,却迟迟不见工程结束的迹象,看来要修的地方实在不少。最近“储油罐”上又换了一身“新衣”,上面居然还印了行大字:“有时我们将自己隐在幕后是为了最终能在前台更出色地表演”。看来,还得花不少时间它才能重新“脱衣”“表演”。

儿子两周岁的那个冬天很冷,天鹅岛上寒风呼啸。我们去了几次后决定暂停每周的小岛之旅。可这一停顿不要紧,等我们再想起该去天鹅岛走一走时已经到了阳光明媚的四月。天鹅岛上不仅绿意盎然,而且多了许多牵着手的情侣,一路笑盈盈地走着,就连那些平时绷着脸散步的老头老太们,这时也是满脸的风和日丽。小岛“深处”的长椅上已出现一些脱得只剩下胸罩短裤的年轻人,一脸严肃地晒着太阳。其实,小岛上狭窄的路面、陡峭的河堤和零落的座椅并不适合进行日光浴。但这点不会妨碍巴黎人,或许因为冬季漫长,将他们变成了最能见缝插针晒太阳的城市人。有人说巴黎人具有向日葵的属性,脸蛋总朝着太阳。我倒觉得太阳能电池板是仿照巴黎人的肌肤造的:只有晒太阳才会产生能量。

小岛上还有人遛猫。与狗相比,猫其实更爱自作主张地行动,加上猫都喜欢昼伏夜行,因此我总觉得遛猫是事与愿违之举,至少我见过的那些被主人带上小岛的猫没有一只显得高兴的。它们大多不愿走动,只爱眯着双眼晒太阳,听见人声

时抬一抬眼皮便是它们主要的身体运动了。不过,据说遛猫如今在巴黎是一种时尚之举,很有蔚然成风之势。而从那些猫身上的专业装备看,至少宠物服务界已经为人类大规模遛猫做好了物质准备。

除了遛猫、遛狗、晒太阳这类极其平庸的日常活动,天鹅岛上也偶出奇事,比如“遛人”就算一桩。

那是一个不算冷的冬日,岛上行人不少。刚摆脱了童车的儿子正饶有兴趣地蹒跚学步,我们俩行至小岛中间时忽然听背后有渐近的人声。我回头一瞧,身后走来两名模样奇特的女子,其中一人的面貌神似“阿凡达”的女主角。另外那位貌似平凡一些,可脖子上却戴着个狗项圈,项圈上拴着一根长长的皮绳,皮绳一头正捏在“女主角”的手中。她俩一边说话一边快步前进,同时“女主角”还不断地“抽”下手中的皮绳,确保两人步调一致。我先以为自己看走了眼,直到迎面走来四位年轻人,看见那擦身而过的一对后面露惊疑,我才确定自己确实目睹了“人拴狗链”的一幕。谁后,我看见她俩在前方一张长椅上坐下,“女主角”一手拉皮绳一手开始朝那戴项圈的女子嘴里喂食,吃的那位只动口不动手,确实有些宠物相。不一会儿,“女主角”一抽手中的皮绳,两人离座继续前进。我至今也没弄清这奇特的一幕究竟是哪一出。因此只能说是“遛人”。此事我告诉过几个朋友,可众人认识不统一。有人推测那是动物保护主义者,有人说我遇上了喜欢在公共场所进行展示的自虐狂,还有人肯定那只是两个青春期荷尔蒙过剩的年青人,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踏社会准则。话说几年过去了,我却再也没有遇上过那“遛”与“被遛”的一对。

从医院回家后我就与外界断绝来往

8

都市爱情



石一枫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,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,又不肯游商海,宁愿逍遥自在在地混日子。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。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,两个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。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,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。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,无奈天不遂人愿。一蹶不振的他干脆做起了隐士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前妻茉莉想和我重归于好,可被我拒绝了。她离开后,姚睫也突然失踪了。此后,我以前妻的名字开了一家“茉莉咖啡馆”,刚开始生意还不错,后来却急转直下。

生意不好的原因非常简单:我的咖啡馆开业之后,正好赶上“星巴克”在中国展开了一轮势头强劲的扩张。连我们那条胡同的斜对面,都盛大开张了一家“星巴克”连锁店。在跨国巨头的挤压下,附近几家小资情调的店面纷纷倒闭。会计师房东前来视察时,一眼就看出了我举步维艰的现状。随后,她向我推荐了“服装出口转内销”“红茶绿茶铁观音”等项目,还说自己认识不少供货商,可以介绍给我。这位阿姨倒是好心,但却被我拒绝了。

只有熟人才知道,这家店不是为我自己开的。假如说当年咖啡馆还是我梦寐以求的玩具,那么经过了后来那场婚变,它就成了我对茉莉的最后一个承诺。我仿佛也有了和茉莉一样的强迫症了,好像不把这件事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,自己就是一个全没心肝儿的人。我已经没钱没业没媳妇了,再没点儿心肝,那还不如直接去死好了。

就这么勉强维持到那年秋天,夯地基的声音隆隆传来,我便眉开眼笑地过去观摩首都建设。开工这一天,因为是破土之日,喜庆的气氛非常重要,所以每辆工程车上都装了扩音器,播放的是《北京颂歌》。在音乐中,我则没出息地打着小算盘:如果能够咬牙坚持到商业区成形,咖啡馆的生意一定会有决定性的改观……好在房租交了三年的,离到期还有很长时间,在此期间如果再使使劲儿,应该能撑得下去……

就在这种神思恍惚的状态中,我出了事儿。大概是我眼花了吧,在街对面的人流中,我依稀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——又白又亮,挂着笑,那么像姚睫。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:那是姚睫吗?我不由自主地往街对面走过去。那个“姚睫”已经转过身,往不远处的立交桥方向走去;穿

过那座桥,就是地铁站了……我加快脚步,想叫她一声,但嗓子里就像塞了什么东西,再也发不出声音来……然后,我眼前一花,随后感到自己迅速变矮,大团黑暗涌进我的眼睛,随后是脑袋。我在头顶上的一片惊呼中不省人事了。

这起事故对于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,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那个下水道井盖,不知是因为拆迁改造的需要被暂时移开了,还是被哪个犯了酒瘾的小混混卖到了垃圾站,反正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。稍微有点眼力的人无不绕道而行。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,我就像丢了魂儿,冒冒失失地直奔那个大洞而去,旋即消失。

施工方为了息事宁人,答应承担我的治疗费用,并且同意给我在北京郊区找一家疗养院,调理一段时间。腿好了一点,腰也没那么麻了之后,我就摆脱了轮椅,借助双拐在疗养院附近转悠起来。出了那起事故,我已无法拖着半残之躯去维持那个半死不活的咖啡馆了,对这事儿的态度也不得不豁达起来:既然我曾经把它开起来过,对茉莉、对自己都算是有了个“交待”,那么又何必在乎能开多久呢?

店员打电话来,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开张。我说:“随你们便吧。你们要是找着好工作就走人,顺便帮我把‘店铺转让’的告示贴上。”过了几天,果然有不少人打电话来,表示有意接手店面。但这个时候,我却又钻起了牛角尖,对他们宣布:我的条件有两个,一是不能改变经营类型,还得接着开咖啡馆,而且名字必须叫“茉莉”;二是店内的装修摆设一概不许改变。这么说的时,我的感觉相当悲壮:茉莉啊茉莉,你看到了么?鄙人虽然无能,但也可以成为一个持之以恒的人。

刚开始住院的时候,还有不少人来看我,很多在咖啡馆赊过账的家伙都假惺惺地给我拎来了香蕉苹果大鸭梨。后来听说我不想开店了,他们便商量好了似的集体消失,留下了一抽屉白条儿。到最后,能够隔三差五来一趟的,只剩下了B哥和他的老乡小妹子。

根据医生的判断,我眼下的精神状态已经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先兆。在医生的理论里,大部分死于自戕的文化名人身上都能找到精神疾病的影子:屈原、贝多芬、海明威……尤其是海明威。“你要这么说我还挺光荣的。”我说,“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:按你们的标准,什么样的人才叫没病啊?”“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进了传销组织的那些人可能也是偏执狂……不过有一条,人家热爱生活,这就相对健康……”

“还是说点儿有用的吧。既然得了病,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?”我问他,“直接死去还是合法地吸毒——你能给我弄到麻醉品么?”“远没到用药的份儿上。”医生说,“我觉得你应该赶紧从这儿出去,回到社会上,多认识点儿人,像模像样地把日子过去下,没准很快就自愈了。”

就这样,他们先宣布我是一个轻微精神病患者,然后又不负责任地把我从医院赶了出去——因为施工方结算的医疗费用已经到期。记得回家那天,刚好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跟这个家已经阔别了几个月,再走进门,一切都已生疏了。我看着落满灰尘的桌椅电器,心里不禁生出恍若隔世之感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,我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:虽身处闹市,却不与外界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。

刚开始,我还能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,但是很快就将日期的概念抛到了脑后。在这种生活状

态下,我的日用消耗也低得惊人,过得“环保”极了。每天的饭食,仅仅是早上从副食店带回来的两三个馒头,一小包凉菜或豆制品。刚回家的时候,我把屋子里的零钱全收拢起来,再加上存折里的一点零余,也就是1000多一点——靠这点数目,竟然熬过了冬季。

那年春节,又是我一个人过的。只不过那天晚上,我既没有饭局,也没有酒喝。因为电视被抵了债,春节联欢晚会也没得看了。我关了灯,站在黑漆漆的窗前,看着焰火在夜空里绽开、熄灭,周而复始地把人间照亮了一瞬,心里却不知为何有了一丝温暖。也许孤独到头就是温暖吧。我管不住自己的脑子,不禁又想起了几年前的此时此刻,倒像转了世的人回忆自己的前生……当时我可没预料到自己会认识姚睫……那是在元宵节前后吧,她来面试,脸像桃子,脖子上挂着一副手作,兜里揣着一本晦涩的诗歌理论著作……我跟她什么也没有,但现在想来,居然像经历过一场恋爱。

转眼就是另一个春天了。在万物惊蛰之际,我又重新被卷入了社会生活。经过房东牵线,我和一个名叫欧阳艳的女孩签了合同,把咖啡店续租了出去,拿到了不多不少的一笔钱。而把咖啡店“盘”出去没两天,居然又有一位故人上门来找我,是董东风。

三年未见,他已经老多了,额头上的皱纹特别深,脸也糙了不少。我把脏乱的衣服从沙发上团起来扔到一边,问:“您什么时候从新疆回来的?”“回来两三天了……来办点事儿。明天的飞机,还得赶回去。”“您回来办什么事儿?”

董东风抽了口烟,然后说:“这次回来是办销户。”“销谁的户?”“我太太。”“她怎么了?”“去世了。”